

8潮头 Tide

雨霖铃·京柳摇曳

京柳①摇曳。
羊角②晨早，
淫雨正切。
顺安③候机无绪，
竟徘徊、异客不屑。
频挥手，拭泪眼，相拥欲哽咽。
放眼望、万里长空，
云开日出阴霾绝。

从来相聚终离别，
更何况、共欢中元节！
今宵美梦何处？
襄江岸，
清风明月。
此去若年，
应是牵肠挂肚不歇。
纵然有、万般思恋，
月圆与伊结！

注释：
①京柳:指平壤市的柳树；
②羊角:指平壤市羊角岛；
③顺安:指平壤顺安国际机场。

2012 年 12 月 18 日作,12 月 20 日~23 日定于泽东办。

玉蝴蝶慢

抬头云卷天舒，
凭栏远眺，
满眼秋光。
金风拂面，
天地已然浸凉。
露渐浓，
叶落风消花枝瘦。
霜已寒，
万物皆黄。
动情肠，
伊人何在？
天涯茫茫。

怎忘，
元山酒会，

一轮明月，
温馨烛光。
海誓山盟，
期盼蟾宫是故乡。
现如今，
双燕难聚，
问苍天，
烟水煌煌。
日日望，
鸿没南疆，
泣血残阳。

2015 年 6 月 14—15 日作于
樊城。

玉蝴蝶

春将尽,夏初长，
柳新花正黄。
白絮雪悠扬，
翩翩绕房梁。

人在细雨走，
鸟飞向斜阳。
愁步竟彷徨，
倚楼欲断肠。

2015 年 6 月 14 日作于樊城。

（作者系襄阳泽东化工集团董事局主席,泽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天舜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天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江河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丽国际家居广场管理有限公司、天可汗电气有限公司、科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襄阳泽东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泽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草海的草——致贵州威宁草海

■ 吴永丽

放眼望去,几乎见不到你的踪迹；
低下头来,透过晶莹的海水，
才发现你挨挨挤挤，
茂密得如原始森林般，
铺满了海底。

你这草海的精灵，
高挑、纤细,着一身秀美的裙裾，

飞天般长袖善舞,婀娜飘逸，
你不染纤尘，
有如荷花般高洁。
称你“凌波仙子”，
方配得的上你水中灵动摇曳的身姿。

但喜欢宁静淡泊的你，
从不炫耀自己的美丽，
习惯于悄悄潜入水里，
素素淡淡地打扮自己。

只偶尔探出头来，
目送游人远去。

你这草海的精灵，
娇羞地藏于水中。

与鱼虾为伴，
与仙鹤共舞，
与鸳鸯在诗情画意中追逐、嬉戏，
常常陶醉在童话般的爱情里。

狂风暴雨时，
你淡定地退让到水底；
云淡风轻时，
你的笑容又是那么甜美、陶醉！

因为有你，
草海才会显得如此静谧、神秘；
因为有你，
迁徙的鸟儿才会找到天堂般的栖息地；
因为有你，

渔翁的喜悦才会弥漫在云雾里；
因为有你，
游人的歌声才会荡到如洗的碧空去。

在大自然柔美的怀抱中，
你纵情地繁衍生息，
竭尽全力幻化出无限生机，
将这平凡的草海，不断地升华。
于是，云雾飘渺间，
一叶扁舟已荡入了瑶池。

子欲养

■ 冯大力

古人感叹“子欲养而亲不待”时，满心都是伤感与无奈。我品味这句话时，则又叠加上了愧疚与忏悔。

1983 年,我父亲英年早逝。正在上初三的我六神无主,痛苦万分,但还没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受。对于生活压力与世态炎凉,我也只是略有感觉，远没有妈妈和姐姐们那种深刻的体会。

然而,2005 年失去妈妈时,我却掉进了痛苦的深渊,多年难以自拔。

那年春节过后,妈妈经常说身子没劲儿。我却没有把这当成什么大事，认为是她没有休息好的结果,就劝她少操心,多休息。等到我爱人发现妈妈明显消瘦了时，我们才慌了神,赶快带着她去医院检查。

遵照大夫的建议,我们给妈妈查了血,拍了胸片,做了心电图、脑电图和食管镜检查。结果,什么异常都没有发现。大夫就开了些妈妈平时吃的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的药,嘱咐妈妈保持心情愉快,适量运动,注意多休息，并叮嘱过一段如果不见好就再来检查。

我放心地穿梭于郑州和广州之间，全身心地争取广本 4S 店。

冬春之交,妈妈受了凉,并伴随发烧。去看大夫,确诊为普通感冒。可是,吃了几天药也不见好。更糟糕的是,一天凌晨,妈妈居然感到了呼吸困难。

等我们把妈妈送到医院时，她竟然不能说话了,我们也接到了急诊科下达的《病危通知书》。

我的好兄弟兆云不仅第一时间赶到了急诊科，而且立即联系省医的心内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高血压科和普外科大夫进行会诊,抢救。

六点多时,妈妈终于苏醒了,说:“娃儿,我饿了。”我和二姐、弟弟拉着妈妈的手,抱着妈妈的肩膀,哭了起来。

下午，疲惫不堪的兆云面带愁容地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阿姨虽然现在病情稳定了,但情况可能不妙。在她体内发现了腹水。已经送到检验科化验。”

我不懂医学知识。但是,从兆云忧心忡忡的脸色和“腹水”字眼来判断,我确信妈妈得了大病。我的好心情保持了不到 10 个小时，内心好不容易闪现的希望之光也被浓浓的愁云遮着了。

回到病房,我假装轻松与高兴,跟妈妈、二姐和弟弟谈笑风生。大姐和妹妹下午赶到时,我也告诉她们:“咱妈没事。医生说是感冒引起的肺部感染。可能过几天就好了。”

三天后,检验结果出来了:小细胞肺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看不清化验单上的

内容,听不清兆云的劝慰。我感到一股冷风直透脊背。

我相信兆云,但不愿相信医院的结论。我脑海里只回旋着五个字:转院！再检查！兆云同意我的意见,但建议我不要着急，以免引起妈妈的怀疑和不安。他还建议,让我们的好兄弟安军先拿着检验结果去 301 医院找专家看看,然后再决定咋办。

然而,安军带回来的结论让我痛彻心扉：301 的专家说,化验结果能够确诊为小细胞肺癌,不需要再检查。

我只好和兆云一起跟大夫们商量治疗方案。

化疗之后,第一个疗程就结束了。根据大夫的意见,我们接妈妈回家休养。

妈妈的状态好了许多。加上儿女们都在身边,小孙女活泼可爱,笑容又回到了妈妈的脸上。

可是,妈妈又消瘦了许多,还经常感到困倦,无力。我们用虫草、老母鸡、香菇液、西洋参等给她食疗，但她老人家已没有了往日的好胃口。

我开始怀疑治疗效果，经常上网查有关小细胞肺癌及其他癌症的治疗方案、保健知识、病人及其家属的有效做法、正反意见等，尤其关心大夫在其家人患癌后的做法。我发现,对化疗、放疗持反对意见者居多，大夫也一般不用这些方法治疗他们家人的癌症。我还发现,有些人在得知患癌后干脆不治了,要么顺其自然,照常生活,要么到处处旅游,放松心情,后来有的居然也好了。

我感到茫然。我相信医学科学,但哪种方案是科学的呢?毫无疑问,哪种方案能治好妈妈的病,哪种方案就是科学的。但问题是,哪种方案能治好妈妈的病呢？

我纠结于继续化疗还是停止化疗，纠结于让妈妈生活快乐些(哪怕活的短一点)还是活的长一些(可能很痛苦),纠结于自己做主还是跟兄弟姐妹商量，权衡治与不治时别人的看法。

我想带着妈妈去旅游！让妈妈快乐地活着！

可是,跟兄弟姐妹和朋友、大夫沟通后,我选择了继续给妈妈化疗。

妈妈的第二个疗程开始后,我开始吃素，到黄河和铜山湖放生了几只甲鱼，对着观音菩萨许了愿。

然而,放生和求佛的效果没有立即显现。出院后的妈妈更加消瘦了,两眼无神了,彻底地孱弱了。按姐姐们的说法，妈妈的魂儿跑了,出相了。

我也丢了魂儿。虽然仍在争取广本 4S 店,但已经失去了心劲。

我的兄弟姐妹天天守着妈妈,给她说话,陪她散步,给她捶背、泡脚、剪指甲,熬中药给她喝。她们还让孩子过来看妈妈，逗妈妈开心。

这期间,我们给妈妈照了好多相,有妈妈的单照,也有跟我们兄弟姐妹和孩子们的合影,有在外面照的,也有在我家照的。这些照片至今被我们兄弟姐妹珍藏着。他们几家都把照片挂在了各自的客厅和走廊，说是啥时候想妈妈了都能看到。我没有这个勇气,到现在都把妈妈的照片放在床头柜里。我也不愿在他们家看到瘦削的妈妈……

这让妈妈意识到了什么。她老人家反复嘱咐我:“娃儿啊,要是我的病治不好了,可千万不能在城里把我烧了！你一定得把我送回家,全着身子跟您伯埋到一起。”

我每次都打断妈妈的话，劝她别多想:“兆云说你的病很快都好了。”

然而,第三个疗程过后,妈妈就已经几乎不能起床了。我的姐姐、妹妹和弟弟整天陪伴在妈妈身边。我和爱人虽然每天都去医院给妈妈说说话，但晚上从来都没有在医院陪伴过她老人家。我多次想给妈妈梳梳头,剪剪指甲,擦擦身子,像我小时候妈妈伺候我一样，可是,我终究什么也没做。

秋冬之交的某个下午,我正在公司开会，研究部署迎接广本到公司考察的事宜，妹妹却打来了电话。她非常不安,哭着说:“哥,大夫说咱妈不行了,让咱办理出院手续。”

我的头“嗡”地一声,一时竟不知道该给妹妹说啥。

等我急匆匆地赶到医院时，姐姐和妹妹竟然已经办完了出院手续。

我要找大夫理论。孱弱的妈妈说话了:“娃儿呀!别找人家了。谁都不怨,我知道我的病。我知道我不死你就不会让我出院,所以,我让您姐妹们先办的出院手续。咱回家吧!我想回小康村了！”

我知道妈妈的心事,就说:“妈,你放心住院吧!无论到哪一步,兆云都能安排救护车把你送回家。妈,相信我,啊！”

“回去吧!我想家了!回去了我放心!”我的心真地碎了！碎得一塌糊涂,碎得无法收拾,碎得六神无主,碎得血直往嗓子眼喷涌……

我向兆云求救。兆云也没有其他办法。他很快安排好了救护车,路上陪护的护士,几瓶氧气，几大卷纸，还有妈妈的一个礼拜的用药,足够的杜冷丁及注射用的针、棉球、酒精、碘伏,等等。

他让人抬来了担架，用无可奈何地忧伤地眼神征求我的意见。

我们回到了家里，我爱人和女儿都在紧张而伤心地候着。

我和弟弟抬着担架上的妈妈先到了她老人家住了几年的房间，看了看她的床、衣柜、吊灯,还有她亲自挑选的装饰画。那一刻,我

看到了盈在妈妈眼里的浑浊的泪水。

之后，我们把妈妈抬到了客厅里。我们围绕在她老人家身边。妈妈用干瘪的手艰难地抚摸着我女儿的小手，有气无力地说:“娃儿啊!奶奶要走了，回老家了，以后再也收拾好了屋子。村里的乡亲们 在哥哥家的院子里安静地等着我们。我们到时，抽泣声夹杂着“婶儿啊”“娘啊”“嫂子啊”“王姐啊”等等的问候，弥漫在黑不见底的夜里。

等安顿好了妈妈，我才想起兆云和一同回来的护士、司机，张罗着婶子们给他们做晚饭。可是，兆云坚持说不饿。他到妈妈床头给妈妈听了听心脏，号了号脉，说了一箩筐安慰妈妈的话，乘机教我咋给妈妈打杜冷丁。我送他们走时，他反复安慰我，还不忘交待我照顾妈妈时的注意事项。（这种恩情,我终身不忘!）

当夜，妈妈时而昏迷，时而恐惧，时而呓语，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妈呀！走不了啊!孩儿们不让走啊!”我们兄弟姐妹守候在妈妈身边，边抽泣，边安慰妈妈，呼唤妈妈……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发现院子里已经坐满了乡亲。他们都不说话，都安静地坐着。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太阳出来后，妈妈的状况好了许多。我把外面的情况告诉了她。她使足了劲说:“快!快请人家进来!多冷的天啊!”

乡亲们进屋后，妈妈让我们把她扶了起来，靠着床头的被子——地给来人打招呼，逐一问候人家的家人。乡亲们也一个一个地过来坐在妈妈床边，说些怀旧的话，安慰的话。妈妈的心情好了许多，精神也好了许多，似乎也很开心，很满足。

后来，老家和郑州的朋友知道了妈妈的情况，纷纷到小康村看望妈妈。妈妈对人说“感谢!”并宽慰地对我说：“娃儿啊!你有这么多好朋友，妈就是走了也放心了。”

回老家二十多天后的一天夜里，妈妈无缘无故地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且一直沉睡不

醒，不说话，也不吃饭。

2005 年 11 月 7 日上午 11:20，妈妈终于睁开了眼。她老人家安详地环顾了一下守护在身边的儿女们，才放心地合上了双眼……

那天是农历十月初六，立冬。书上说:“立冬之日，水始冰，地始冻。”

妈妈走了近十年，我却始终走不出良心的谴责,心如冰渍。无奈与愧疚、悲伤与忏悔联合起来轮番折磨我，让我深刻体味“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

我反反复复地想:如果不是争取广本 4S 店这个卑鄙的工作纠缠着我，我可能就会带着妈妈去北京、去上海抑或去国外做检查，妈妈的病就可能早早地被发现，早早地得到最佳地治疗，而不是被我耽误了；如果在省人民医院确诊后，我亲自带着妈妈去看大夫，而不是拿着诊断结果去找专家，301 医院可能就会确诊妈妈没有患上癌症，而是普通的肺部感染，妈妈的病可能就被治好了；第一期化疗后，如果我不去顾忌别人的闲话，不去跟兄弟姐妹商量，而是坚持己见，不再让妈妈化疗，改为带着她老人家去旅游，也许妈妈会活得更长久更快乐；如果我给她老人家梳梳头、剪剪指甲、洗洗脚，她老人家就能够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享受儿子带来的幸福与温暖；如果我坚持让妈妈在医院住到最后，或者让妈妈在郑州的家平静地走，她老人家就不会遭受从出院到台上双眼这一段时间地折磨与煎熬；如果……

然而，我都做反了，做错了，再也没有“如果”的机会了……

再过几天就是妈妈的十周年忌日了。我不知道做些什么才能让妈妈高兴，才能让妈妈宽恕我的不幸。我只能告诉妈妈:妈妈，您走后这十年，大姐的孩子们都很争气，日子过的轻松、惬意而幸福；我们姊妹几个遵照您的嘱咐，经常聚会，互帮互助，无论谁家有事都集体商量，和美得连我们自己都引以自豪。

我还想告诉妈妈，儿子逐步认识到：人生注定是一条射线。沉湎于过去的愧疚与悲伤，既非孝心地体现，亦非智慧地选择，不过是软弱与愚蠢的标志。勇敢地坚定地向前走，向前走，快乐地工作与生活，幸福地创造与奉献，才是对您二老的最好报答和告慰。您说对吗?妈妈！